書古微

書古微卷九

金縢發微上 周書第三篇亦見詩古微

邵陽魏源著

問金縢之書古今聚訟馬鄭以鴟鴞貽於三監未征之前而以罪人斯得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許慎王肅以鴟鴞作於三監已誅之後而以罪人斯得爲流言起自二叔放辟位與辟法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皆以爲流言疑謗君臣之大變獨西漢今文尚書家則不然謂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成王不疑周公猶孝昭沖年即位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漢書昭帝紀贊又謂周公東征四國

是[illegible]者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白虎通義與馬鄭古文說判然不倫如其說則君臣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各相乖剌者何曰是說之不明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衆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作歸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孔晁注乃歲謂乃後之歲也肂攢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於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此尚書逸篇也書

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又大傳以大誥列金縢之前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叔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

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同母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

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
公又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
旦專王室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
旦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此史遷問故孔安
國蓋尚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爲之說曰書序言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
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
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襁褓負扆之朝
故周本紀魯宋蔡世家皆咎管蔡流言周公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誅武庚二叔周公在朝未嘗踐阼被疑出征

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於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即尊二公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㤲明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即叛周公即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書大傳大誥列金縢之前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世家皆合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數之其非居喪二年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於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

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益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孟子言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復反之民大悅使成王果疑周公蹈太甲之故轍周公必用居桐故事使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後已豈有貴戚之卿反不如異姓

之賢乎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未定天保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箴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恐淚泣共手云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於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爲二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翊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

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間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尚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治日敝東魯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倜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

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為言從也訓則順之叚借誚則訓之形譌段氏尚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訃集韻作訬從言從立心與誚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之詩也此說作訃於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成王亦未敢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麻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痒瘏之苦僑翹漂搖嘵音之

感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憂危不可旦夕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皆志在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則志在制禮作樂以爲億萬年苞桑之固夫三后創基於前予小子止當守成於後不沿襲而創造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奮心未去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已所及誠

恐一旦讒從公言則心目勞身日將焦然無復為君之樂此未敢信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設頑未革之說將月俟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俟其可進於昭光大烈乎聖人之於天道賢人有所不知即二公殆亦未之深喻𢕟於君奭不說見之矣孫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詩箋曰予無與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受借之也此周公既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王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所注倘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

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觀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紛雜用逆取順守懋德於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纖志述事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衆人以不

得天下爲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享
舜其君民爲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於豳風
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勸其敬天命畏民嵒而易其
逸豫宴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端流言之釁從以
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鸋鴂鳥也鴟鴞所以
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徙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樹
茂枝反敷之蔂葦風至葦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毛傳鴟鴞鸋鴂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
手瘏故能免於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
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

鴟鴞序文選張悛表曰鴟鴞興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鵂鶹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為鴟鴞自言為周公自比不以為惡鳥斥武庚（說詳詩古微）天下小安安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於葦苕而不知綢繆於桑土致巢雖漸愛子雖因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焦皐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

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優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嘵嘵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遽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郊以玉幣告天也用今文說即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遷改迷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斯之謂也翻然東徂以覲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夷蒲姑之勞營洛遣伻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功而不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

之流言而國家之治與未治王德之成與未成曾不于
於其慮曾若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
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
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七月鴟鴞者
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
詩深儆成王毋恃險雨之未至以流於般樂乎辟嫌之
事賢者不爲二公在朝流言無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

而欲論衆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爲乎千載以下尚不知是詩而謂當日沖人其遽知之乎

或曰說文訓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實啟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衆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三王尚不知公心而待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與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庚

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兼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尚未叛獨武庚一人叛乎大誥篇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是武庚之叛以興復殷祚爲辭二叔之叛以翼戴冲主爲辭同城舉事名號歧舛成王縱不悉二叔之奸乃并不悉武庚之悖乎舍先王顧命託孤之聖輔而疑小腆桃蟲之狂孽不但不如漢昭乃并不如劉禪乎周公不如伊尹乃并不如霍光諸葛乎故委曲以徇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

志

金縢發微中 周書第三篇

問成王即位之年鄭氏謂年十歲三年免喪年十三周公將攝政避流言居東三年感天變迎歸年十五是爲周公居攝之元年東征三年歸又攝政四年乃致政成王年二十一是攝政七年在居喪居東五年之外也許愼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於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五年數之也若斯舛異者何曰鄭氏之謬不可勝數君薨攝於總宰百官總已以聽此上古之制乃不攝於居喪居

東王幼之時而攝於東征既歸五年已長之後別爲居攝之元年而又非成王卽位之年大繆一成王開金縢時已勝弁冕之服悟鴟鴞之詩明在已冠之後大戴禮公冠篇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故宋王儉諒闇議據之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卽位則須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樂南齊書禮志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周公卽冠成王於文武

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謂國君十五生子之年亦今文尚書說今乃謂成王冠時周公不在京師與大戴禮公冠篇相違大繆二佚周書序篇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誥以政要作武儆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雒是成王元年明年三監未誅之前乃移於三監已誅攝政復辟之後大繆三若夫襁褓負扆之言由誤讀保

傅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譌爲天子時事保傅篇言古者太子始生卽舉以禮教之於赤子之時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又置三少以道習之故太子生而日見正事聞正言此謂武王時教太子誦之法也又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而後繼以三代天子之禮引明堂之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弼天子之過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

之此則成王卽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所
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爲天子
之年以周公在前之位爲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漢書霍光傳
大經四而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
放言爲論處士橫議之習漢儒傳授類出於荀卿馬融因
删保傅所引古明堂位別爲明堂踐阼諸侯之記誣聖
畔經公相和述人知李斯以卿學亡秦不知歆莽以卿
言代漢蓋大儒之效如此也衆言殽亂則折諸經書序
百篇夫子所手著試平心讀之其將何從焉問周頌作
於周公攝政制禮樂之時故多與召誥洛誥相表裏猶

豳風之於金縢也至周公攝政則荀卿韓詩外傳並有其說而書大傳逸周書淮南子幷有其年非始於鄭氏也願質其疑曰鄭氏攝政之年非同於逸書大傳之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誖乎夫子之說考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其年數即成王即位之年數且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

面立天子成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周公率之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踐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然而亦攝政於成王初年即嗣君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事而特久其任非如鄭說不攝於初喪沖幼之年而攝於年長還朝之後也至荀卿以攝政爲踐阼稱王顯與書敘及周頌周誥南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人而後可書敘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左右作君奭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非荀卿所謂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君臣易位矣書叙曰成王既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唐叔歸禾於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非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矣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繁露玉杯聖人因得知後世必有假託以行其僭快其私者故其叙書百篇於成王周公之際別嫌明微大書特

書不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闢焉不圖猶有藐思孟為亂道儕子弓於仲尼憪然誣周公君臣易位以枝代主為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之極也子道之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臣易位以枝代主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天子雝詩禘太祖時成王主祭則天子穆穆而相維辟公顯相辟公皆周公詳後周誥紀於史臣而酒誥稱成王若曰多方稱周公曰王若曰召公取幣旅王若公又召公稱旦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三金縢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公羊傳曰周公

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正攝政四年封康叔伯之事於此而猶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則誣矣愚矣灼然不惑者伏生一人而已親見百篇之書傳百篇之序引保傳之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明乎書序保傳而後可以讀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明乎詩書而後知惟孔子能言周公保傳篇蓋出於古之禮經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傳後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又以賈子新書語撰入之耳問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於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鮀言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於殷墟之後國語咸在

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爲晃成王卽位之年非沖幼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卽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卽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王時已封於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

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於衛豈至是始封哉卽使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卽位社南衛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於衛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間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穟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於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於兵所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而成王周公之一德一心天日其麗矣

問周書皆稱王若曰惟酒誥稱成王若曰顧命稱翌日乙丑成王崩今古文本並同僞孔本始者刪去成字歐陽夏侯說謂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歿因以爲諡馬融斥爲俗儒之說而以成王爲後人所加者何曰書序於成王之書九篇皆大書成王主其事以釋周公稱王之疑而經文則於酒誥成王若曰以發其凡於多方則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以釋假王莅阼之疑此聖人特筆至今文家說以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歿因以爲廟號斯誼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日不暇給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山而受尊號書序

作成王征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爲生存之稱此七十子微言大誼惟西漢諸儒知之大雅周頌皆作於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叔向及賈誼新書皆以爲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明指王誦別詳酒誥篇首惟是古受命之王必大會諸侯於東嶽告天即位勒石紀號以爲有天下之稱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至周成王則實無封太山之事何以亦稱徽號謚武王未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

周公相成王既化殷頑營雒邑制禮樂以成文武之德即在成周爲上此成其王業之號乎乃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謂也殆因成王已受尊號遂以古者巡守告天受命之事傅之乎梁許愁驂管子曰吾言惟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農炎帝成王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何分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擾亂中興如

少康先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指蚩尤僭號而言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又以左傳引載戢干戈二語爲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狩爲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行狩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爲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爲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戢干戈二

詩爲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爾桓般賚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可謂作於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闊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尚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畢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於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畢可推也

金縢發微下 周書第三篇

問金縢篇于據西漢今古文說以正東漢馬鄭諸儒之失是矣惟秋大熟未穫以下則西漢今古文說并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佚以戒成王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成王開金縢書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主復風雨禾稼盡起此外梅福傳杜鄴傳谷永疏（見儒林傳）周舉傳張奐傳白虎通喪服篇論衡感類篇並謂成王以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及葬以王禮卽有反風之應此並今文家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身後與東漢馬鄭古文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居東時者繫

柄不入子於前半篇從西漢今文說後半篇用東漢古
文說自亂其例者何史記魯世家末又兼采襍說謂成
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以禱於神成王病瘳人或譖
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反周公易林
亦有植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之語蒙
恬傳及琴操亦大同小異此則更出今古文說之外若
斯乖異者何曰伏生所得二十九篇內太誓金縢皆殘
缺不全而書序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
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則大傳史記所述周公卒後秋
大孰未穫以下或是亳姑篇之佚文合於金縢篇內末

可知也惟是亳姑篇既不存而突以周公卒葬之文承於王亦未敢訓公之下則上篇無尾下篇無首横決不屬且成王啟金縢與周公納策金縢事比詞屬亦無以決其必爲亳姑篇之文竊疑未敢訓公之下必有缺文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故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以定經義而息鬭諍非如前半篇鄭注之支離害道斷不可用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並行不悖也至蒙恬傳禱成王疾奔楚奔魯之說則樵周所謂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以武王禱病事傅之成王此則緯義外傳聞之失更不足辯

墨子耕柱篇言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奄亦沿襲傳聞以居東爲避位而列子揚朱篇武王既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
年誅兄放弟此則正本經誼足正墨子之疏況自新郊
天之解仍主今文原非全用馬鄭出郊親迎之說乎問
予仁若考史記以考爲巧如馬鄭說周公自言仁智才
藝過武王且善事鬼神以冀代武王之死得事三王于
天上則是三王在天之靈果眞欲武王之死侍奉左右
乎周公又以能事鬼神自薦於三王冀其代役轉同兒
戲且既謂武王仁智才藝皆不已若又安能奉天命奠

人心不且祈代死而適速武王之死請代而適以自任乎曰所云若爾三王以旦代某之身疑當謂代武王之位乃推原三王之意所以不壽武王者殆以旦之仁智才藝爲元孫所不及欲兄終弟及以旦代之必能制禮作樂以享天祖三王之意如此殊不知元孫者乃天命之所敷佑也子孫之所依保也四方之所懷畏也若旦則非天命所屬非四方所畏當此革命之初天命人心去留未定一旦而失新主則天之降寶命幾於危墜矣我先王將罔所依歸矣歸俟爾命俟天命修短也不得請則屏璧與珪暫不敢爲當璧代立之事故曰以身爲

賢乃王瘳而公亦免死則是至誠感神啓廢邑解㴑泣
其手以辭武王傳位之命金縢植璧屏珪以邀三王在
天之靈聖人之於天祖無不左右陟而呼吸通所謂某
禱已久非一旦倖邀之事也

周誥發微上 周書第四篇第五篇大誥多方

問多士多方書序次洛誥之後僞孔因以爲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西漢今古文家皆無是說孟鄭亦無是說但卽從西漢今古文一叛一征何武王崩時然多方不蠢動於克殷之時而蠢動天下久安之後者何在管叔挾武庚忽稱欲忠殷室忽稱翼戴孺子進退無據罔不足道乃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皆以殷後武王所立不可黜二叔之罪不應聲討

周詞阻諫者何周公以王命大誥不剖示以殷罪之不
可不討三監反覆之不可任乃僅諄諄於吉卜之不
可進基業之不可棄者何曰武進莊侍郎存與尚書既
見有曰吾於大誥知聖人之逆天休奉天命若斯其不
易也苟有幾微毫髮之未盡善卽有遺憾於目前日後
也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
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
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儲胥武王曰不可召公
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
使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吾聞之也各安

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同）蓋文王化行六州惟青兗冀爲王化所未及酗酒寇攘且奄薄姑淮徐戎夷皆紂餘黨怙惡好亂終必不靖太公召公固早見及之故欲乘克殷震疊之威一舉而芟夷滌蕩之永不貽患於異日使從其言固可一勞永逸而有威無德其能躋隆盛於三王祈天永命於奕世則未敢必也武王周公有兵不耀有刑不黷有太公召公之謀不用因殷都以立殷後紹殷祀興滅繼絕發政施仁罷兵西歸天下之民翕然歸心焉在武王周公豈不以爲上承天意下順民心毫髮無遺憾哉

至於武庚之不克紹殷天意不欲使紂有後於妹邦則未計及也三叔之才之德不足靖殷頑化殷俗則未計及也其時微子遯荒尙未至畢門康叔齒少於管蔡未可越次未封有治法無治人千慮一失卒作不靖此武王周公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與天下共見之者也武王方崩三監果叛成王周公征之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皆以爲不可何哉立殷後者武王盛德之事考翼之而子黜之狐埋狐搰近於德爲不卒也以王宮邦君室之惡不掩覆之而推刃於同氣恐大傷厥考心也武王伐紂諸侯不謀同詞者八百國同心同德者三千今庶邦

卿士無一人與周公同心若之何其可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熙殷之事不合於武王不合於舊臣者也既而知三監之蠢動者非武王措置之不善而用人之未得其宜蓋未嘗圖艱於易圖大於細以輕心遊之也使當日舍武庚而立微子於故都以舉殷祀康叔名公畢公之徒一二人相之則數載中早已風移俗易同於六州安於磐石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惟干戈省厥躬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翻然知前此經畫殷墟之未盡善曉然知卜筮天意之不可違決然知殷頑污俗之

必可化確然知以微子康叔易武庚管蔡之不合於甯王而實合於甯王所謂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者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小過大過聖人所不免也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況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是卿士皆相從又庶民未嘗與卜筮相違哉成王周公處艱大不懼有四國流言不畏有召公之不說不顧不徒以保全殷後姑息懿親養奸目前為苟且之計必使前甯人圖功攸終出於毫髮無憾而後已必使文王六州之化行於青兗冀而後已若考作室必肯構若考

菑畝必終穫自王師渡河而東又不亟亟一朝掃蕩而需之至三年之久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孰謂殺人歷人戕敗人之醜類孰可教告之而聽孰戰要囚之而聽孰至於再至於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討惟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失天下之心蓋討三年之久而不易肆農不失耕濯師衽席之上而殷民之頑固不服有罪不誅者亦寡矣周公日目以艱大之心處之以恐懼修省之心持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予惟小子若涉淵水拮据捋荼羽譙尾翛室翹音嘵周公知之成王未必知也成王未知艱大之可懼則未知天命人心之不假易是

以貽詩成王請王東征躬親艱大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蒲姑周公告召公作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舉凡行陣銜枚零雨獨宿之苦破斧缺斨反側寇攘之狀使王皆一一親歷之與士卒同甘苦與臣下同憂難猶敢謂鴟鴞漂搖爲已甚之詞

乎由是力懲前此惡任武庚三叔之失封微子於宋以從民望封康叔於殷伯禽於奄召公於燕皆文王教化未行之地又分衛以殷民七族分唐以殷民六族遷殷餘民於雒邑俾各宅爾宅田爾田有幹有年於茲土殷之譽民百君子翻然景從四方民大和會太保乃以攻位於雒汭祀后稷文王配天以祖德宗功明示天下肅敬裸將駿奔走在廟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登殷民於禮樂之化躋成王於三后之隆者在此猶得曰觀兵非耀德乎彼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所謂考翼不可征者孰驗孰不驗乎故公羊傳曰昔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南

征而北國怨公孫宏曰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吪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籩豆有踐袞衣繡裳盡是而殷民咸化於禮樂矣書大傳曰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盡聖人處患難不難於勝敵而難於使殷民革面洗心風移俗易聖人處富貴不難於豐亨豫大而難於使沖人知遺大投艱而亦易其逸豫晏安之萌郎武王周公當日克殷之初狃於戡定之易亦未知天命人心若斯之艱大若涉淵水也夜以繼日仰思而得之假年學易可無大過非甚盛德孰能克己修省以至於此故知周書

五誥艱大涉淵之志則知無逸金縢之志並知豳風七
月鴟鴞之志知周公頌敬之訪毖之志並知周公繫易
既濟未濟之志故聖人之信卜筮信天命也畏天命也
彼僞孔以書序多方伐淮踐奄在洛誥之後遂謂再叛
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則聖人東征三年王化安在制
禮樂之功安在鄙書燕說野人之言何算焉

周誥發微中　周書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康誥酒誥梓材

問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衞世家亦同惟康誥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文似洛誥篇首而冠於康誥者何書首以王若曰發端而朕其弟小子封非成王之語宋儒遂以康誥爲武王書者何康誥酒誥三篇皆誥康叔之書乃梓材不附於康誥而別自爲篇別自命名且左傳祝鮀對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

下分魯公以殷氏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職事於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宗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殷氏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戎索此康叔封於成王不封於武王之明證乃夫子刪書錄康誥三篇而不錄伯禽之誥其序書又分殷民專屬之衛而不及魯者何梓材上半篇爲君戒臣之詞篇末又爲臣誥君之語首尾不屬者何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且伏生大傳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通鑑前編及尚書表注）與祝鮀康叔伯禽康叔同封之言合則康誥篇首乃三篇

之總序故言宏大誥治非專誥康叔一人也鄭注書大傳以此爲周公居攝四年建侯衛之事又以王若曰孟侯爲總告諸侯之詞孟與勉同聲猶言勉諸侯也別詳本篇不但伯禽康叔在其中卽侯甸男邦采衛亦在其中此時洛邑未成先營明堂爲文王之廟有宗宮無考宮故康誥酒誥止述文考而不及武王也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者封爵必於祖廟示不敢專封既有明堂之淸廟然後可於廟中册封侯衛成王此時在洛故酒誥篇首有成王若曰之文梓材篇有陳誨成王之語故知封諸侯大事周公不敢專行必與成王共之也書大傳以康誥四方

大抵會爲周公將營洛邑在五年攻位經營之前僞孔傳妄以康誥召誥皆七年致政後之事豈王城下都兩大役並成於一歲中耶豈遷殷頑建侯衛制禮樂諸大政亦皆遲至七年致政以後而攝政時竟無所事事耶且營建皆在七年則未攻位以前庶邦冢君覲於何所錫幣於何地耶此其繆妄殆不足辨而宋之淺儒多信之皆移康誥之叙於洛誥之首並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之書豈武王巳知三監殷民叛亂之事耶豈左氏祝鮀魯衛並封於成王之語亦不足證耶總之周公相成王大政在此數篇而康誥梓材分建魯衛以安殷民七

族之心召誥營建王都以定四方之志洛誥營下都制禮樂所以終化殷之政而成文武之功似數事而實一事似數篇而實一篇其大旨皆在康誥篇首一序此伏生大傳勝於劉歆律厤志及僞孔傳者一 至伏生大傳以梓材爲誥伯禽之書此今文說之必當從者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即馬鄭本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之語今古文字句若斯乖異彊戕同音有宥同音爲化同音開啟同義賢監形近古文亂作率與率形近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衍文也漢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皆用今文梓材開賢之語而和裕則撮括全義也則知今文梓材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矣其今

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
書不名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爲梓材者伯禽代父
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沒又無謚
魯人止稱曰魯公旣不敢斥先君伯禽之名故別取書
中梓材二字名篇也若使爲誥康叔之書何不一曰康
誥上一曰康誥下乎大誥之篇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考作室旣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
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與此梓材篇詞意同爲父子之詞蓋魯分商奄之民封

商奄之地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伯禽初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非席豐履盛之國而火亂新造之區也周公三年東征据捋屠勤菑勤垣墉勤樸斲於其前伯禽三年報政糗糒楨幹脩疆畎塗墍茨塗丹雘於其後豈一手一足之爲烈哉故曰以厥庶民既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告其達商奄下情於卿士達卿士之情於天子凡此皆邦君之責也如此則卿大夫皆不敢虐殺人皆由其君先敬勞百姓而後臣亦從而敬勞之凡民有姦宄殺人者閱歷其罪可宥則宥之此亦邦君之事也疆人有王開賢以率化民此用今文本言士民中

有彊毅之人能佐右於王者有右古通則開揚其賢使倡率化民之事使曉告於百姓毋相戕虐凡矜寡屬婦皆包容周恤之王之所責效於汝邦君及三事大夫者厥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無不如是何嘗有以刑辟從事者乎此治國數大端乃稽田作室之基本既悉以詔伯禽故今王惟曰以下遂以告諸侯者轉告於成王此乃通康誥酒誥三篇而總結之與康誥敘首相為終始是時成王立於上康叔伯禽拜於下周公立於旁五服諸侯環而觀聽者千百計所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故舉先王時之庶邦

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期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康誥敘首曰乃宏大誥治而鄭注王若曰亦謂總告諸侯之詞古義何嘗專爲康叔一人哉況梓材之誥與康誥旨趣判然不同康誥曰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曰其速由茲義率殺酒誥曰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其肅然火烈也如彼而梓材則一曰歷人宥二曰戕殺人宥三曰監罔攸辟四曰罔厲殺人五曰和懌先後迷民其煥然春溫也如此蓋沬邦承淫酗之後宜重典以肅之會奄承暴君之後宜矜

宥以恤之一猛一寬判然一倫豈是一國之誥若如古文說概歸之康叔則康誥酒誥有何不足而復贅此篇于義何取取誥康叔者彝錄之而誥伯禽者一篇不錄于義又何取同誥康叔之文而重與輕與前後相違者何取旣專一國之書無預他國而首以侯甸男邦宏大誥治之敘終以庶邦兄弟萬年保民之語于義又何取故知梓材篇中三言監者適指以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之君周公誥康叔伯禽而皆告侯甸男邦采衛且并誥成王而當日宏大誥治之誼始著此伏生書大傳邊勝東漢古文說者一問抹邦染紂汚俗紂以婦言亡彖

濮以淫靡著殷頑以好亂稱乃不誥戒於淫亂而推誥戒於酒者何文王化行六州不及妹土彼何知有文王之彝訓乃諄諄以教未被王化之民者何同一湎酒或執拘而殺或勿庸殺而姑教之寬猛不倫者何曰吾讀朱子語錄言管叔何以從武庚之畔此必管叔舊有酒德武庚以酒酗之使人乘醉離間謂弟秉國枋兄投閒散激其忿而誅以邪謀斯言也吾於酒誥經文得之前半篇恫管叔違文王之教以酒亡身後半篇始言殷人違成湯諸先哲王之訓以酒亡國其條理有畫然不紊者前此一則曰穆考文王肇國西土誥毖庶邦庶士朝

夕祀惟酒再則曰文王誥教小子無彝酒德將毋醉三則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皆明明述文王誥西土諸臣之事于沬邦何預焉則知管叔夙有酒德在文考時奉命戒酒武王亦未見其失德故付以三監重寄逸周書大匡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旅之以上東隅又文政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曰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此武王時二叔效力之明證至武王崩而二叔翻然破戒以違文王之訓衆沬士之

俗隆命亡氏踣其國家此酒之爲害于西土人至章章
者後文自殷先哲王以下始述成湯諸賢君之訓以戒
沬邦之人歎息痛傶于後嗣王之酣身燕喪荒腆腥聞
使長夜之飲流爲民俗殄及後嗣至武庚復墜命亡氏
踣其國家于西土之人何預焉篇末自王曰封水監民
監以下復呼西土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百宗工而通
戒之嚴以大辟之刑專治周之臣下毋蹈管叔之覆轍
所謂罰先行于親貴也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湎酒者
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始專謂沬土之人毋沿舊俗所謂
刑新國用輕典罰恕于疏遠不遽以親貴之罰治之也

酒誥一書其戒殷民酗酒者猶後其戒周臣酗酒者最先且嚴若非懲管叔釀禍之由何以至是使管叔苟遵文考之彝訓剛制于酒原不失為才臣世固有醒時精明遇酒輒昏瞀如出兩人者楚之子反漢之灌夫身名俱喪衞武賓筵飲酒悔過是故禹飲旨酒而歎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今古貉邱何獨管叔乃自來說此書者但知為誥沫土之人甚至以此篇在周公復辟之後（偽孔傳）或謂武王封康叔之誥燕說郢書何貴焉

周誥發微下 周書第九篇第十篇召誥洛誥

問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而僞孔傳則據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皆作於攝政七年者何召誥太保先相宅周公繼至於洛不書成王同至而太保取幣旅王若公者何鄭注以康誥爲四年建侯衛事召誥爲五年營成周事洛誥爲六年作禮樂事然首書復子明辟已在七年而下文追敘卜洛卜瀍澗遣伻獻卜之事若皆指營洛豈四年基之五年營之及是已三載尚未畢工而詳敘於復辟之下者何卜筮再

三瀆則不告太保已得卜於前周公胡又重卜於後遣伻獻卜二人其貞不及太保明在前卜之外者何五年營成周庶殷攻位已成若如僞孔傳七年尚未竣役則前此兩載中庶邦冢君錫幣立於何所郊社祭祀行於何地成王周公告戒居於何處經不書其年歲而但書月日致後人無從稽考者何復辟既在七年冬而王與周公往返推讓則皆在六年遣伻獻卜制禮之時鄭注用書大傳而於攝政以前又增出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與書傳不合後人遂解復子明辟爲告成王以明堂大法全反鄭說者何曰書大傳言周書自泰誓就召

誥而盛於洛誥是二誥爲周書之極盛亦爲周書之極譌自朱子呂東萊以來即疑之幾於不可復讀一亂於劉歆之厤以康誥召誥月日皆在七年復子明辟之歲而僞孔傳宗之并三年爲一年溷兩地爲一地再亂於宋儒蔡沈以康誥爲武王書移篇首錯簡於洛誥之首分一朝爲兩朝裂一事爲二事致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三邑營建起訖明堂坐落以及成王周公往來蹤跡與二公陳誥納誨心事盡覊沒於聱牙詰曲中而其要領則一在伏生書大傳之分年足與康誥多士篇首相表裏二則在召誥爲先營王城都邑之事洛誥爲周公繼

營成周下都以遷殷民之事兩處相去四十餘里而明堂則介于二邑之間二公分主二大役皆定謀於四年卜地興工於五年竣役於六年不可截爲一役三則王與周公四次至洛四年爲謀度都邑先立明堂封諸侯於文王廟作康誥五年爲營洛相宅遷九鼎卜厤年之事作召誥六年爲洛邑下都告成制作甫定成王來舉郊禘朝明堂不允周公歸政之事作洛誥上篇（即前半篇）七年冬王復洛允公歸政王自留鎬京留公處洛尊典制禮樂化殷民之事作洛誥末篇（即下半篇）惟是記言之史不詳於記事有月日無歲年藝文志言酒誥脫簡二召誥

脫簡二則洛誥亦必有之故其事或有首而無尾或有尾而無首凡周公遷鼎宗祀成王朝明堂舉郊禘諸大典皆不知行於何時後儒各生臆測而皆始於劉歆三統厤以武王爲在位十有一年武王克殷五年而崩并數爲七年以召誥之二月乙未三月丙午皆在七年復辟之歲大傳以爲皆攝政五年事以伯俯俾侯于曾爲成王親政之元年左傳祝鮀以伯禽與康叔唐叔皆同於攝政四年而僞孔傳宗之遂以康誥召誥爲皆作於復辟之歲甚至以多方多士等篇伐淮踐奄爲皆在復辟之後再叛再征不但與伏生大傳枘鑿并馬鄭亦自相冰炭潰潰禰禰此經遂不可讀宋儒因之移康誥

篇首於召誥而以康誥爲武王書經蓋不可讀今據經文疏通於前而後以書序書大傳及逸周書孝經周頌分年集證於後以待世之成學治古文者至逸周書度邑解宜登諸經爲召誥上篇以明武王營洛薦周公于天兄弟讓位之盛心其作雒解則宜登之於經爲洛誥上篇以詳成周制作之典盡黜僞古文而以眞古文代之此有待於世之在上能頒功令者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書第四篇大誥第五篇多方乃書大誥二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之事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將作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又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此成王初年周公居攝前三載之事書序逸周書史記書大傳無不同自鄭氏創爲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成王迎歸而后東征之說與諸書無一合至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此武王克商五年崩後即叛之明文斷非五年崩後又加居喪居

東共十年之對證王氏後案於此不能一詞申鄭則謂五祀宜闕疑不可强解其窮遁有如斯者至僞孔傳因多士多方武王征浦姑等篇書序次於洛誥復辟歸政之後又臆創爲再叛再征之說傅會經文至再至三戰要囚之文臣我五祀之文旁牽費誓伯禽封魯淮徐並興之事而於書大傳逸周書史記無一字之合與左傳祝鮀伯禽康叔唐叔并封亦無一字之合安得據劉歆一人以成王復辟之元年爲伯禽侯魯之歲以誤證誤動輒鄉壁虛造耶總之說周公成王諸誥當以書序史記

逸周書大傳爲不刊之典

周誥分年集證二 周書第六篇康誥第七篇酒誥第八篇梓材以書大傳四年建侯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鄭注曰此時未作新邑居謂謀也時周公居攝四年踰平已至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詳召誥上篇度邑解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彥黜殷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

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尚書大傳以梓材爲周公命伯禽之書）

左傳定四年祝鮀對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殷氏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殷氏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九宗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

以戎索

此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與營洛邑遷殷民同爲首尾故敘於康誥之首後儒不知妄移於洛誥之首遂以康誥爲武王之書

王若曰孟侯鄭注王若曰孟侯總告諸侯之詞源案孟者勉也猶言勉哉諸侯今本鄭注脱孟侯二字則但據王若曰三字何以知爲總告諸侯之詞鄭又引略說太子年十八號爲孟侯之語蓋以總告諸侯爲正說而以略說爲旁義略說見書大傳乃舜與賓于四門之職非正解康誥之文此蓋先呼諸侯總告之而後以殷民之事專告康叔也孟勉之訓出于爾雅爾雅所以釋經經所無則不虛設其訓而六經自康誥而外無可訓孟爲勉者其爲此書專訓無疑

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

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于雒邑明堂文王廟之事武王時先封于康此時自康徙封于衛者成王之命而其誥則皆周公之詞稱文王不及武王者冊于文王廟中無須及武王之理寡兄助在周公自稱則可亦無以寡德之兄稱武王之理武王既以監殷事屬之三監無又以殷民譚屬康叔之理故以康誥篇首為錯簡以康誥書序為非孔子作者皆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然文于此已發其凡以下不復重錄

酒誥

成王若曰書疏引馬融注云成王若曰者三家俗儒以為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為成王沒因以為諡衛賈亦有成字吾無取焉蓋後錄書者加之云云案馬所指三家俗儒者謂歐陽大小夏

侯今文也又云衛賈亦有之是古文今文本同也成王生前之稱役因以爲說之義東漢後儒者罕知而自泰以前周人之書西漢初大儒之說無不合挾者國語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曰昊天有成命全引此篇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之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于融和故曰成王賈子新書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九州之民四荒之閟詞謚文武之烈述詠詞朝致貢職以與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夫以周人說周詩如此以西漢初魯詩家說如此尚復何議而牽傅附會鄭箋之義謂文武脩已自勸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試令冈誦國語作何文義寧道經錯毋言傳非鄭章之彥郁此豈非由不知成王生時尊號之所致乎呂氏春秋下賢篇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秦以前書亦同也魯世家管叔及羣弟流言于國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武王丞終成王少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臣成王而顧命曰成王崩豈非成王生號之明證周人及西漢初人皆知之而東漢馬鄭始不知故說詩說書違經違國語而不顧乃僞孔沿馬融誤遂於酒誥篇首刪去成字豈知此史臣特筆恐後人疑周公稱王攝政特於酒誥稱成王若曰以發其凡乎此二經大義所關故析之以明古今文家之傻涉不可同年語也

明大命于沫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之戒酒上庶邦諸侯毋湎酒者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述文王戒西土士民妹邦酒者以告殷）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述文王戒西土之臣妹酒者）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乃總西土邦君臣工民庶而過戒以從文王之教）

以上皆徵管叔違文考之酒戒以禍其家國致痛

戒西土之人稱文考而不稱殷先哲王知不爲妹

士之人誥也漢藝文志及法言皆言酒誥有脫簡似當脫在篇首　王若曰之前敘管叔湎酒致亂之由今佚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述懲紂武庚父子違殷先哲王成湯帝乙之酒戒以喪其國家故痛戒妹土之人稱殷先王不稱文王者不爲西土之人誥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又總勑周臣以遵文王之教懲管叔之敗治以重典罰先行於親貴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別勑殷臣染紂武庚之遺俗者姑先以教化治以輕典示法寬於疏遠不遽與周人同罰也後

謂不祭酒誥爲戒周臣懲管叔之敗而但謂戒妹
土殷人徇商紂之俗甚至謂三監未叛以前武王
誥康叔之書謬孰甚焉

梓材　王曰伯禽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
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尚書大傳以梓材爲周公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尚書表注通鑑前編則今文書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周初人皆無字伯禽蓋即以字爲名此上半篇皆告伯禽以逵下情愼刑罰輿教化爲稽田作室之本皆開國要政也已詳發微中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民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篇末乃以戒伯禽之事陳誨於成王並總告侯甸男邦采衛與康誥篇叙相首尾蓋三篇同時皆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也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書第九篇召誥即書大傳五年營成周之事而卜鼎郟鄏亦在是年

召誥篇上

即佚周書度邑解也案尚書召誥洛誥皆記言之史不記事故讀者不得其脈絡其記事之史則度邑解作雒解是也使夫子刪書時見之必取其度邑解為召誥上篇作雒解為洛誥上篇提綱挈領不世如見矣今分錄篇首略加箋釋疑者蓋闕聊慰僞孔以來千年晦塞之憾耳或曰舜典補亡取諸史記大傳湯誥補亡取諸史記墨子泰誓補亡取之諸書武成上下篇以克殷解世俘解補亡取之史記漢律厤志斯皆鑿有證據今召誥洛誥經無佚闕而經補二篇未聞徵引毋乃已專與曰是則然矣然自僞孔造書十六篇以來竄入聖經頒之學校自王侯大夫士誦奉千餘年會無一人倍其失者即如周誥數篇征叛振政營邑之年歲皆被僞孔再四憒亂已詳辯於前夫僞者已去而眞者反不得登則人心終不慊今此三篇者蓋然成周盛制出自元公之手與典謨應命相等且未嘗

直尊之爲經也不過寘二篇之前平格小注猶詩之有小序書之有大傳焉以聖人之佚書匹聖人之存書夫何尊且僭之有

度邑解曰惟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孔晁曰九牧九州之牧也尚書州十有二師鄭注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位牧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孔晁曰司馬彪續郡國志襄陵有汾城左氏襄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即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非晉地汾陽之汾也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兆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邱中鹿山麓也自邱之麓而升其巔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王以久憂勞告旦故旦問不寢爲何事曰安

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惟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滅（此有誤缺未詳）用戾于今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王曰旦予克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貶從殷王紂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之方明（言及此心之未昏欲以心事顯告周公也）叔旦涕泣于裳悲不能對王曰口傳于後王曰旦汝惟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此敘周公之勞）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

朕靈期此武王自夢中神遇猶文王之夢錫齡自知年不久故以後事託之周公也予

未致予休于近懷予朕室維幼子未有知昔皇祖

底于今勖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

田幾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於上

帝謂三王及文考臨享之禮尚未制作□□□□□□□□

□□□□□□舊有十七字脫誤不可解姑從缺疑意乃懷厥妻

子德不可追于上下不可咎于民朕不可賓于高

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女其可瘳于茲言當此天下未定不重付託之專而私於妻子漫傳於幼下無以對斯民上無以資于天祖災眚將降何能瘳濟蓋必欲傳位于周公也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

應叔旦泣涕共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志已決而周公固不敢受武王之命故下文又以營洛大業責任之武王屬公於天俾再為命於天兄弟皆至誠以畏天命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慮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周須斤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言天果求繹於我則默相我周室不難也史記索隱居陽作居易謂地平易近為都陽城僅數十里也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嶽鄙顧瞻于有河宛瞻于伊洛鄙一作征此從步記三塗杜預謂在河南陸渾縣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荀伐陸渾以有事于雒與三塗請于周此杜預所本也服虔以太行轘轅崤黽為三塗則是北望而非南望矣故不可從無遠天室其茲曰度邑天室謂豐鎬王都引此以冥書洛之緣起非即以是為經也

召誥周書第九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大傳曰周公將制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四方民大和會此之

謂也

作雒解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建大社於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農星人所尊祀或作晨星者誤此五年營洛邑王城爲東都之事太保召公卜之其功役亦召公主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用書命庶殷者即多士篇之書也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

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

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今爾惟時宅爾宅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篇即周公命庶殷之書也鄭孔以來並因其次洛誥之後誤釋爲七年復辟以後之書今正其誤於此

此五年營成周爲下都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

其書亦周公命之功役亦周公主之諸儒多泛以新邑爲王城洛邑又誤以多士篇爲營洛成功以後之事溷兩地爲一地分一年事爲數年并以二公工役之事爲太保一人之事又不知遷殷民中尚有遷殷鼎卜厤年之事蓺文志言召誥脫簡當脫在此處故於召公陳誨後儒視同虛詞泛而不切今證辨於後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卹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召公因庶殷丕作知周公德盛功懋故率諸侯

取幣旅王若公公羊子曰周召分陝東西何西方被聖人化日少東方被聖人化日多故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其營都亦然營洛邑以便朝貢易營下都以遷殷民難故召公主營王城周公主營下都而召公遂推周公能化殷民之功以天命人心陳戒於王自此以下別爲遷鼎卜雒之事更端陳誨與此遷殷民誥不甚屬蓋一誨而陳二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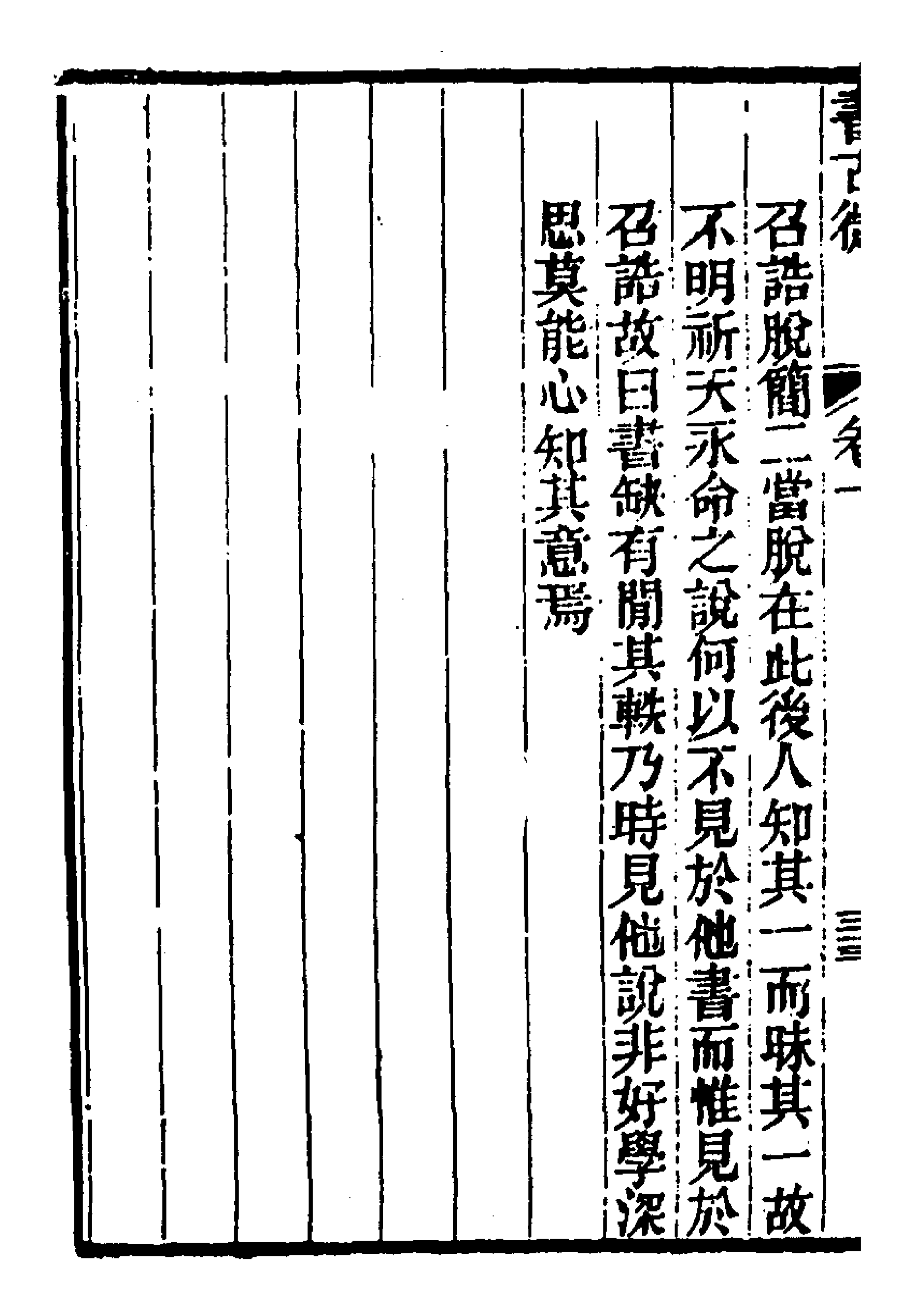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

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
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厤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厤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厤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厤年式勿替有殷厤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因遷殷民時并遷殷鼎卜年永胙而陳誨也昔武王克殷命史佚遷九鼎於三巫尚在河北殷地故度邑篇以天保未定爲憂及是周公成武王之志既遷殷民於下都並遷殷鼎度河而南定於郟鄏介王城成周之間又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

祥故太保取幣旅王及公旣陳殷民向背之可畏又陳天命厤祚之不可恃其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厤年明指定鼎卜世之事也我不敢曰夏殷天命厤年之果一定我不敢曰夏殷厤祚之遂不可少延惟以敬德不敬德決命之墜不墜皆謂天命不如人事恐成王恃卜鼎厤年之長而弛其敬德又恐成王諉於厤數之有定而不知祈天永命也此誥乃記言之史不詳于事故遷殷鼎之事即寓於遷殷民之中而召公之用幣旅王則實以遷殷民卜厤作一大端爲責難陳誨之本藝文志言



召誥脫簡一一當脫在此後人知其一而昧其一故不明祈天永命之說何以不見於他書而惟見於召誥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見他說非好學深思莫能心知其意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書第十篇即書大傳六年制禮樂之事史記敘多略今集諸書證補于左

洛誥篇上

即佚周書作雒解也說見召誥上篇

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東謂衛殷邶鄘霍叔祿父也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徐奄熊盈殷舊諸侯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從祿父三叔以畔同虜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

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造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圻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

以庶士（農之秀者可用爲士以用也）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居治（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

爲（工商百胥人臣僕名異而居不得相雜以別貴賤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

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農星晉作星辰）

（此從御覽引先王當自太王而下或加月令之配五帝也）封人社壝諸侯受命

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

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

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

土於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

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

春常畫旅垂元累棟也重累屋也常累案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棁薁梁柞也移簃同承屋曰簃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內階元階堤唐山廧以墨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廧謂牆畫山變應門庫臺元閭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不以黑石爲門限錄此於前以爲營雒既成制禮樂之本非即以此爲經也

洛誥周書第十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六年公請復辟歸政之始也成王允公歸政雖在七年而公之請復辟歸政則在六年近儒懲王莽劉歆踐位稱王之妄遂釋復子明辟爲自子明堂之大法不知以周公未嘗踐阼稱王則可未嘗攝政則不可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特因成王幼再攝三年故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欲公符文武親政七年之數故再留一年

此如漢宣帝初年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此即以歸政爲復辟也何必如鄭氏復還若位而後爲復辟哉僞孔傳因篇首此語遂并以召誥洛誥爲七年復辟時一年之事尤謬不足辨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於六年請王莅洛時追述五年營卜下都之事蓋興工於五年而成於六年也下儒以遷殷民故卜於河北黎水之地既而不吉乃改卜於河南近洛邑之瀍澗是爲成周其卜周公主之其營建工役撫綏安輯亦惟周公主之自乙卯至甲子僅十日自鎬至洛往反千二百里蓋以與公往書相報郵傳迅速也近日鈉陵章氏謂遣伻獻卜即在下都獻於王城則君臣相距僅四十里一日可往返乃頻頻遣伻而不親臨王遲至十日始報書有是理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六年制禮樂時成王命周公先攝行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此記言之史不記事故不詳也漢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較夏侯歐陽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洛誥亦或有脫簡今以書大傳悉自學功一篇明補經文之缺更以孝經周頌廣證於左

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嘗其

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諸侯之功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摶升者爲文饑饋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諸侯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

身爲及執俎抗鼎執刀抗匕者負廧而歌憤乎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書自大誥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

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但言周公不言成王者以宗祀之禮周公主之成王尚未至洛也

周頌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言顯相不言王者周公攝祭也清廟即明堂中央太室

案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即清廟也時宗宮考宮

未成明堂先成故先即明堂中央太室爲文王廟周公攝行宗祀於明堂據書大傳文武並配帝而孝經方明嚴父配天之誼周頌爲周公攝祭止稱顯相故亦誼主文王也孝經兼及后稷者五年營洛用牲于郊牛二即以稷配享於天也周公制禮初成恐公卿諸侯儀文未習故先舉行宗祀於明堂演習其儀以俟成王之親祭故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殷禮者盛禮即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謂鄭氏謂周禮未行先用殷禮者失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宗祀之後周公即欲迎請成王莅洛舉行郊禘

朝覲明堂諸大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秋書
大有事於太廟又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卽庶有事
之謂也乃成王謙讓不敢親至而命記宗祀之功
以周公受顧命爲篤弼元勳卽命行郊禘代受朝
覲庶合萬國之歡心而悉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
之教是賜周公以天子禮樂矣故周公力拒之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毋若火始焰焰者言以
大禮私臣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其後魯請郊禘
歌雍舞佾之僭與周公踐阼稱王之誣公已深慮
而遠識之防微杜漸敬愼若此厥若彝以下欲成

王愼守常典速來新邑率臣僚舉行禮制以成明
作之功惇稱之效矣曰禮樂則謙讓未遑也
自此以後皆成王至洛君臣對答之詞蓋成王因
周公有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之語始遵命而來
惟據周頌雍詩禘太祖則此文當有成王至洛親
禘文武廟之事而史失書蓋周公於明堂外更立
太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以待成王之親祀故雍
詩頌文武維后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而來雍止肅
卽成王自鎬至洛之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卽成
王主祭周公助祭之典在此當敘於宗祀之後而

史惟記言故不書又案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則此下當有成王至洛親郊祀配以文武之事詩言成王不敢康則是制作已成朝明堂受尊號之後正當叙於此史惟記言故亦不書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六年成王至洛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萬國各致其方賄周公告以敬識百辟享之事也史惟記言不先書其受朝貢於前故說書者皆無根據又或

如酒誥召誥之本有脫簡與今以逸周書明堂解

王會解補之於左

逸周書序篇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

明堂解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

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

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

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

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

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

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明言朝諸侯於明堂爲六年未致政時事）王會解云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

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此與明堂位爲一事天子居中周公太公旁侍則未歸政前成王已受朝於明堂何有周公踐作代受朝之事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晃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作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宗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元既宗馬十二王元繚璧綦十二參方元

緌璧貊虎皮十二四方元緌璧琖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闕周公旦主東方之貢太公望主西方之貢原文無太公句以孔晁注補之此即書所謂百辟之享與儀物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玆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六年公欲歸政於成王而王讓不受固留公攝政之詞尙未允公所請也明農者周禮六官體國經野之事非歸老田間之謂周家以農事開國公欲辭冢宰攝政專司地官司徒之事成王自以有位無德不敢制禮樂欲公總大政以終禮樂教化之事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

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

公毋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因公固請歸政不得已允自歸鎬留公治

洛再攝政一年以符文武受命七年之數而後於

下年歸政也王曰之上當有公再三辭政之詞王

曰公毋困我之前亦當有周公留王治洛之詞而

史惟書王言不述公語故後人罕尋其脈絡至鄭

孔以命公後爲封伯禽代之魯國事更謬不足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允成王所請留洛再攝政一年而後歸政也公本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不許及公固請不已乃以文武受命之數七年爲期於是公不敢辭言王以文武之命責望於我我何敢不勉副王意以繼前人成烈乎蓋至是始定七年歸政之議而實未行歸政之事皆六年在洛君臣往返推讓之詞史臣不詳書其年故後人皆誤此爲七年事與

全篇皆卜遷殷宗祀朝享六年制作之期皆不相屬非參證他書不能得其條理

周誥分年集證五 此洛誥末篇所敘乃書大傳七年致政成王之事

書大傳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 案大傳述此爲周公居攝六年事正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之後作冊命後之前則當爲洛誥之傳無疑故王以越裳之貢歸功周公即經所謂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也周公乃援往年唐叔嘉禾之舊義亦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即經所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也遠夷絕域且來貢而況畿甸之殷民有不萬年懷德者乎又書序肅愼來賓作賄肅愼之命西旅貢獒太保乃作旅獒馬融以

獒爲豪謂來貢者西國之酋豪召公治西方之化深于旅獒旅巢及息慎之命周公治東方之化終于越裳來賓既皆見于書大傳則必皆有今文書序而今亡之矣

伻來毖殷乃命寍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六年冬七年春公將致政成王因越裳遠貢歸功周公遣伻往洛謂公綏毖殷民之功而寍公以秬鬯二卣以享禮待公公不敢承而歸功於王且稱先王之神明所致以薦於宗廟也史但記言不

記事後人誤認爲一時之詞致上文方與成王面
議此忽突繼以伻來毖殷之文前後横隔有此文
義乎明是六年秋冬成王歸鎬以後遣伻寍公故
大傳訓居攝六年越裳來貢當是六年冬七年春
之事殆爲周公制作成功之禘此大傳稱經文所
未詳與前段釋悉自學功稱明堂宗祀者皆伏生
發揮尚書之大誼後人不知其釋經而以爲泛述
恒事致經誼茅塞今依大傳區爲上下二年而以
越裳來貢君臣交讓事係其中千載情事瞭如目
睹既與上文離之兩美而史臣叙事繼起張本亦

確有根據此聖經賴有實傳也又書大傳述唐叔獻嘉禾事成王以歸周公于東周公亦以獻於文王之廟與此情事一轍彼既爲釋嘉禾逸篇之傳

此越裳事爲釋洛誥之傳何疑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七年冬成王將受政乃親至洛祭告文武以留公治洛之事成王在洛禘郊見周頌者已行於六

年明堂清廟告成之日非至是始舉新邑之祭（僞孔傳謂始於新邑烝祭非也）此特爲告周公留洛成王親政之事所謂因事之祭也特書作册逸誥在十二月者明成王欲公攝政滿足七年之期前此雖允其請未肯受其政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見大傳武王太誓至孟津稱王而歸又二年始克殷在位五年故管子小問篇武王伐紂克之七年而崩與周公攝政皆七年史特書之以明父子三聖同符之盛事至多士篇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本在五年而鄭氏謂在復辟七年之後已辯於前賈子新

書脩政語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與引古文書說成王十四卽位周公攝政七年致政之數合與鄭氏十二卽位二十二歲親政不合蓋鄭氏增出居喪居東五年在攝政七年之外與古書皆相左

又案酒誥成王若曰歐陽夏侯說皆以爲成王者生存尊號沒因以爲謚周公以成王可成二聖之功故號之曰成王而不言其稱尊號於何年以周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謚之則當稱於攝政六年至洛朝明堂位之時禮樂制作甫成故舉是

稱以勖王成文武之德惟三家詩說以時邁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及河喬嶽懷柔百神正頌成王巡守封禪泰山之事與管子保傅史記皆合此則當在七年復辟親政之後不見於書而見於詩及他書者故知周公制禮作樂之盛見於洛誥者僅三分之一夫子删書止見魯國所藏記言之史而未見周室所藏記事之文賴有尚書大傳附事補苴而大傳又多不全後儒但就洛誥殘缺之經文以概周公之事固宜其割裂離析無一相屬也